

定风波亭记

□刘释之

广州北郊“天人山水”的山间小径，总在不经意处藏着一两句晋诗宋词。出得忘言谷，转过令姿亭，忽见载酒峰万松冈半坡上，露出一角飞檐，就像画家沉吟良久后，在青绿山水画里轻轻点上的最后一笔赭石。走得近了，才见到一座四柱散轩的亭子，悄然泊在翠荫绿浪里。亭的形制是宋式的，简洁、疏朗；榫与卯的咬合，透着一份不喧哗的自信，上覆茅草，茅檐下悬一匾，匾上是东坡集字：“定风波亭。”

风是确乎有的，自花埭湾、千红林而来，穿过山谷，拂过重重落羽杉林海，到了亭前，却仿佛被这名字惯住了，变得温存而清透。亭中横卧一巨岩，石面略加疏凿，便成了一页天然的诗笺。岩石迎面刻着两个大字：“文忠”，旁署小字“子昂”，那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迹——“文忠”，是苏东坡的谥号。吊诡的是，苏东坡生前却是命途多舛，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为黄州任团练副使，“本州安置、不得签书公事”，属于从八品闲散官职，不仅没有实权，还受当地官员监视——那是他人生的低谷——“诗笺”上是那阙苏东坡在黄州期间所写的著名的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，也是集自苏书的字，笔画间带着洒意与旷达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我轻声念着，手指抚摸过石上深深浅浅的刻痕，触感微凉。

亭前有一松，长得极好。主干挺拔如笔，枝条却舒展遒劲，披拂下来，与亭子的飞檐恰成顾盼之势。风来，松针簌簌，似苏子吟啸的余音；日光穿过针隙，筛下细碎的金斑，落在石上词句间，成了最灵动的句读。亭、石、松，三者仿佛不是人为布置，而是天地早有的约定，在此相遇，完成一幅立体的、呼吸着的《定风波》画意。

这亭名取得实在好，“定风波”——风波是宦海的无常翻覆，是命运的骤风斜雨。元丰五年那个春日，黄州郊外一场狼狈的雨，却浇出了一

个中国文学史上最潇洒的背影。余秋雨先生谓之“黄州突围”，真是精准——那不仅是地理的迁徙，更是精神的破茧。乌台诗案的污水，同僚的构陷，帝王的冷脸，昔日的抱负与尊严，都成了困缚他的重枷。黄州的山水，最初迎接他的，想必是巨大的荒凉与孤独。

然而，正是这贬谪之地的江月、山风、莼羹、村酿，慢慢抚平了他的激愤与不甘。他星东坡，筑雪堂，游赤壁，将一己之悲欢，投向了更浩瀚的江水与更永恒的月色。那场雨，是最后的淬炼。当他从泥泞中站起，吟出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时，枷锁已悄然脱落。他不再是与宵小缠

斗的官员苏轼，他成了与天地对话、与自我和解的东坡居士。这“突围”，突的是名缰利锁的围，是荣辱得失的围，是“小我”执念的围。突围之后，他融入了黄州的竹、黄州的酒、黄州的月色；黄州，也因他的融入，从此在文化地图上，有了不可替代的温度。

我忽然觉得，造这园子的人，择此半坡，费此匠心，垒石集字，植松为伴，其意或不在于对古人的追慕。人生事业，是一场漫长的“行路”，在此处设亭，便是给自己，也给路人，一个“歇脚”与“自观”的所在。风起时，来坐一坐，看松枝如何随风势而俯仰，却终不折其筋骨；雨来时，来默诵一回石上的词句，渡一些九百年前的从容，浇胸中的块垒。这亭子，便成了一个精神的坐标，提醒着：真正的抵达，不是征服

哪座山峰，而是在任何风雨中，都能找回内心那份“轻胜马”的安稳。

离亭不到十步，有一株巨大的老榕，树冠如云，荫蔽半亩。树下有香烛的残迹，红布的碎片系在低垂的枝桠上，随风飘荡。向导说，这是本地村民世代尊崇的“风水树”，他们在此祈福，祭拜，将生老病死、婚嫁稼穑最朴素的愿望，喃喃诉说给这位绿色的神明。一方是士大夫旷达出世的文学碑亭，一方是乡民们虔诚入世的精神图腾，二者毗邻而居，竟无半点违和。

日影西斜，该下山了。回望处，那亭子在苍茫的暮色里，轮廓渐渐模糊，与老松、巨榕，融成一片安稳的、深黛色的剪影。风似乎大了一些，松涛声如远潮涌起，心里却出奇的静。

定风波亭
AI制图

海棠路的烟火气

□吴兴

在赤坎老街附近，有一条静谧的街道——海棠路。它一头连着南桥河，一头连着海北路，横穿过海北路就是大名鼎鼎的赤坎游泳场。从路这头走到那头不到30分钟，每天来往行人不多，树荫处或有老人悠闲地抽着水烟筒，或有儿童嬉戏玩耍。

十多年前，我初来湛江工作，租住在海棠路旁边的东园西村，经常穿过海棠路到南桥河边散步，或前往世贸大厦购物，觉得这条路就是寻常小巷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直到有一个同事来找我，他很惊讶地说：“原来你住在海棠路，这里可有很多好吃的，特别是鱼仔汤很有名。”这才发现，原来这条路很有名堂。

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的一日三餐

便在海棠路解决。早晨，路边几家略显破旧的早餐店总是坐满客人，用砂锅现煮的鱼仔汤、猪杂汤鲜甜可口，牛腩粉汤汁浓郁，稍微带点甜口，还有肉饼、拉粉、肠粉等；中午，位于锦丽商场后面一个叫“裕记”的食档，不论春夏秋冬总是要排长队，各种明火靓汤香气四溢；各类汤料组合让初来乍到的我大为惊奇，猪腰片可以和蟹鱼、牛肉、鸡肉随意组合，现煮的汤汁微微泛着白光，一碗喝下让人大呼过瘾。夜幕降临，路口的民记小厨灯火闪烁，召唤每一位饥肠辘辘的食客，经典牛肉饭分量十足，滑嫩的牛肉配茄子简直一绝。

据说，海棠路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湛江“网红”，不少单位宿舍扎堆于此，带旺了人气。曾经风光无限的“K物街”，便是今天锦丽商场的前身；而世贸大厦和南桥周边，亦是当年赤坎区最繁华的地段。因此，靠近商圈，生活便利、物价也不贵的海棠路，便成为不少外地客融入湛江“第一站”。后来，我也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朋友，不同地域、不同年龄、不同经历的人汇聚于此，一起分享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他们当中，有的只是匆匆过客，有的如我一般，渐渐在这个城市生根发芽，成为一名新湛江人。

如今，我早已搬离了海棠路，但生活仍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想喝汤了，海棠路有几家食档可供选择，衣服不合身或鞋子坏了，也要顺道去修理一下，哪怕要拍工作照了，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去海棠路……

每逢节假日，赤坎的老街和金沙湾总是人山人海、热闹非凡，千年古埠和椰风海韵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，为这座城市攒足了“面子”。也许，相比周边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海棠路有点陈旧，却如岁月沉淀的一张明信片，轻轻一抚、一闻，生活气息扑面而来，足以抚慰我等凡夫俗子，这又何尝不是这座城市的“里子”？

月台漫笔

□蒋小平

月光静静洒落，犹如母亲期盼的目光。

入秋之后便是萧瑟之景。看离人

孤独的背影，彼此都清楚，离别是人生

常态。此别，或许永难再见，终将成为

岁月中的尘埃，仿佛秋之红叶，零落

在某个角落，无声无息。

修葺一新的车站，迎接的是疲惫的

身躯和陈旧的往事。翘首等待，广袤的天空下，那阵笛声……

有风吹过，尘封的旧事瞬间涌上心头。时光之外，歪歪斜斜的行李，成了唯一可供回忆的线索。那些光、那些树叶，还有那些隐秘处鸣叫的昆虫，都成了甜美的思念。

看过太多的悲欢离合，月台陷入沉

寂。那密密的或急或缓的脚步，成了一首首美妙的唐诗，诗的韵脚在梦之灯影下悄悄流淌。

月台上，暴风骤雨或云淡风轻，是一场场无声的战争。

秋月当空，汽笛声声，列车载着无数的梦想和希望一次次启航。



静听花开 (国画)

邝文强

羊城晚报

彩民故事 有缘人(上)



张瑞是一名环卫工人，主要负责桃花岛公园片区，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，连笑容里都带着对工作的热爱。她总说：“扫帚虽小，却能扫出一片晴朗。”

有一次，张瑞在荷花池旁捡到了一个精致的小包，上面绣着创意马头的独特图案，是谁落下的？四下无人，她翻了下包，里面除了一沓彩票，并无他物。闲暇时，张瑞也常买彩票，“彩票丢了得多着急呀！”她理解购彩人那份急切的心情，决定下了班就到附近的彩票站找失主，顺带买几注彩票。

刚进门，便被一个红发小伙盯住。他顶着火红的长发，发髻高高束起，活像匹脱缰的野马。“大姐，这包是您捡的？”小伙嗓音清亮，在张瑞点头的瞬间，他已握住她的手，“我找这包两天了，终于在这里找到了，太谢谢了！”

这天，张瑞休息，她换上志愿服，骑着电动车去夕阳红敬老院。剪指甲时，王奶奶攥着她的手说：“闺女，你手真暖。”理发时，李爷爷眯着眼笑：“这头发，剪得比年轻时还精神。”正忙活，忽听身后有人喊：“爱买彩票的大姐姐！”

张瑞一转身，那个红头发的小伙子也在这里，咧嘴冲她笑：“咱们有缘啊，又见面了！最近买彩票了吗？你要选定一个幸运号，比如你的或家人的生日，一直坚持买下去，总有一天会中大奖！”小伙喋喋不休地传授购彩经验，他精力充沛，能说会道。张瑞却不善言辞，笑吟吟听着。

小伙子说，他还要去慰问帮扶的两个学生，便钻进了车里，甩出一句话：“我有预感，咱们还会再见面的！”张瑞浅笑一笑，像一缕和暖的春阳。

(刘瑞琪)

看过太多的悲欢离合，月台陷入沉寂。那密密的或急或缓的脚步，成了一首首美妙的唐诗，诗的韵脚在梦之灯影下悄悄流淌。

月台上，暴风骤雨或云淡风轻，是一场场无声的战争。

秋月当空，汽笛声声，列车载着无数的梦想和希望一次次启航。

月台上，暴风骤雨或云淡风轻，是一场场无声的战争。

</div